



ZHONGGUO
QUANSHI

中国全史

[卷四十八]

远方出版社

全案策划：大地

封面设计：福瑞来



ISBN 7-80595-975-7



9 787805 959757 >

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全套定价：1280.00元（全48卷）

中国全史

主编 程思源

秘 史 卷四十八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中国全史(秘史卷)

主 编:程思源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4900 千字

印 张:33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 - 1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 - 80595 - 975 - 7/K · 27

定 价:1280.00 元(全 48 卷)

呈园图奏答买卖街 折荷花竟成名利场

话说慈禧太后黎明起床，光绪皇后便领着大公主等上殿请安。太后命三格格向外传唤梳头，太监刘喜进来，伺候太后梳头。是日刘喜未至，太后大怒。李莲英上前，奏道：“刘喜未来，奴才伺候太后梳头罢。”太后想起从前在热河，李莲英替他梳发的事，不觉触动旧情，就说道：“也好，你就替我梳发吧。”李莲英便领旨替太后梳发。太后年纪虽高，但是头发仍是乌黑，长有四尺以外，柔如鹅绒。

李莲英将太后的头发分为两股，其一股先垂耳后，一股盘在项上，用两支红象牙长簪簪妥之后，然后请太后洗脸。洗脸已毕，李莲英又替太后敷上香油，洒些芝兰香水，才梳成一个凤尾双飞的头来。太后照了宝镜，见梳得真好，便加恩赏李莲英参汤一碗，荷包四对。李莲英谢恩。太后梳洗已毕，三格格替太后穿好外衣，扶着太后走弛寝宫，坐在殿上。宫女秋云献上参汤，太后呷了几口。皇帝上殿请安毕，奏道：“太后额娘，昨天没累着吧。”太后笑道：“却有一点儿累。”皇帝奏道：“子臣今天拣出一张颐和园全景图，并附片一扣，请太后额娘收存。”皇帝奏完，便由内奏事太监梁福禄走进殿来，头顶黄摺匣子一个，图画一卷，跪在太后跟前。太后命三格格大公主将图展开一看，见那图上的画工，十分精致。全图的景子，粗细不遗。太后又将加片取出，见片上写道：

“奴才奕匡、崇礼跪奏颐和园工竣，恭绘详图，仰乞圣鉴事，悉查万寿山初名雍山。前明时曾于山顶，建有静圆寺，山前为昆明湖，湖危初名为西湖，亦名金海，其水出于玉泉，汇于是湖。水深而清，一碧万顷，天然胜地，历代为园。前明时为好山园，

乾隆十六年更名清漪园，后被英法联军焚毁，园内殿宇，倾圮殆尽。今我皇上后福丽寿齐山河，皇太率臣民以至孝，鸠工虑材，兰载经营，殿宇一新，山水增秀。臣等学识浅陋，布景无方，谨将重修及增筑各处所，绘画附说，恭呈御览。是否有当，伏乞皇太后上圣鉴。谨奏。”

计园内八大处。一谐趣园，所属函远堂、瞩新楼、知鱼桥、清琴峡、赤城霞起、湛清轩、澄爽斋、霁清轩。一东宫门，所属仁寿殿两处。一玉澜堂，所属夕佳楼、知春亭、藕香榭、霞芬室、宜芸馆。一乐寿堂所属，扬仁几殿、邀月前，正殿为水木自亲，东殿为舒华布宝，后殿为云和庆诏，西殿为仁以山悦。一德和园，所属为颐乐殿、大戏台。一排云殿，所属佛香阁、宝云阁、五方阁、转轮藏、云相巢、邵窝、介寿堂、爱山楼、惜秋楼，其内殿为内玉华、云绵芳辉、德辉。一石丈亭，所属为清晏舫、承荫轩、寄润堂、铁门殿、穿堂殿、迎旭楼、澄杯阁、小有天、荇桥。一南湖，所属为广润灵雨祠（俗名龙王堂）、廊如亭（俗名八方亭）、十七孔桥、涵虚堂、月波楼、云香阁、监远堂、文昌阁（俗名魁星楼）、绣漪桥（俗名锣锅桥）、岚翠间、石洞、古锅牛（俗名镇海牛）。园内小六处，一景福阁所属为益寿堂、如意庄、苍亭、自在庄。一智慧海（俗名无梁殿）所属为部州、城关。一画中游所属为湖山真意。一听戏馆所属小戏楼、山色湖光共一楼、金枝、秀华、缘畦亭。一庭清赏所属为贝阙、买卖街。

太后看到“买卖街”三字，不觉讶异，抬头问皇帝道：“这里怎么又有一个买卖街呢？”皇帝奏道：“昨日据翁师傅奏称，园内共有两处买卖街。一处在后湖，当年所建，有商铺云翰堂、玩古斋、吐云轩、晶泉斋、近光楼等商店。在乾隆五十七年重修，实行招商营业，以供诸臣随便饮茶吃饭之地，有时纯皇帝亦亲自游览，并命商人等，待以寻常官人之礼，免除跪拜。”太后笑道：

“纯皇帝真是千古人，与民同乐。我们母子，这二十多年以来，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。但不知何日天下承平，也同纯皇帝那时一样呢？”皇帝忙奏道：“请太后额娘，不必忧愁，子臣誓必励精图治，恢复昔年升平之象，以随太后同享升平。”太后大喜，又往下看那片子，接续看道：

一养云轩所属，为福萨轩（亦名步舒楼）含新亭、长廊、含绿、随香二殿、意迟云在，瞰碧台、圆郎齐、寻云亭、写秋轩、重翠亭、无尽意轩、观生意留住殿、寄澜亭、清遥亭、秋水亭、鱼藻轩、对鸥舫。山后各处所、为眺远齐、香严宗印之阁。陔春园、沟洫轩、倚望轩、花城阁、盘坐莲台、买卖街。

太后看到这里，又自言自语道：“这里又有一个买卖街。”皇帝奏答道：“这买卖街也是纯皇帝命造的。”太后不言语，又往下看道：

青可轩、竹药、给香堂。一西提所属，为湖桥、玉带桥、荷塘、稻田、桑宁桥、练桥、镜桥、进辛商。一园外附属所，为虎城、阅武楼、电灯厂、稻田场、船坞。全园水旱十三门，园墙约长十三里。

太后看完，对皇帝说道：“这一个颐和园工程真是浩大，地方真是宽阔，各处有各处的风景，各景有各景的美趣。我想在这里多住几天，将它游完。你明天可先回宫，料理政事，免得耽误了，也省得各衙门当差人员往返的跑着，皇帝忙跪下请安，便退出去。”太后又命先行进膳已毕，就同着各宫眷福晋格格各命妇们，走出殿外。太后见天气甚佳，清风徐来，湖中的荷花，已渐渐开放。太后便要乘船游湖，李莲英上前引路，宫女秋云扶着太后，大公主三格格和恭王的二格格左右随着，皇后及各宫眷福晋格格命妇等在后面随行，这时御前太监等，已将大小船只一齐靠岸。

太后所乘的船，约有五丈长。船舱是用黄杨木雕成飞龙舞凤

的花样，两旁是大玻璃窗，四围用黄纱帘遮着黄绒绳拉着旗杆。杆上一面黄龙旗，船头上画着一只翠凤。其余别的船只，大小不等，让宫眷人等去坐。太后上了船，李莲英奏道：“回老祖宗，船可要开了，请老祖宗坐稳些。”太后点头。李莲英又转到船头上，向前喊道：“主子们坐稳些，开船啦。”这一声嚷出，只见各船一齐摇动。太后船上，有桂祥和孙毓汶的媳妇陪着，皇后与大公主乘坐一只船。其余都是两人一只船。

那些船正走之际，忽听各船上的仆妇使女们一阵笑声。太后在船中，掀起窗帘，向外看时，只见端王的福晋，仰面躺在船上，有两个仆妇们去扶她，太后忙问道：“是怎么了？”宫女秋云奏道：“端王福晋，不惯乘船，在船上站着，船一摇动，她就跌下来了。”太后笑道：“古人说南人乘船。北人骑马。端王福晋本是蒙古罗王之女，好武善骑马，跑得极快，如今乘了船，她就要摔躺下来，真合古人的话啦。”说罢，桂祥的夫人，也笑起来。太后又见恭王的二格格，手持竹竿，坐在船头上钓鱼。太后向福昆的夫人说道：“你瞧二格格这孩子做出事来，都与别人不同。不知她几时预备的钓鱼杆呢？”福太太奏道：“二格格不但事事细心，手儿还真巧妙。就说她做的菜罢，老祖宗吃着都合口味，可见她的性情聪慧了。”太后道：“这孩子真是可爱，只是性情孤傲些，我常说她像林黛玉，将来怕要短寿。”福太太听太后之言，不便回答。

这时船已摇到湖心，太后见湖中之水，碧绿如油，太后命将船开到龙王堂。李莲英传谕下去。太后的船，立刻摇向龙王堂而去。皇后及各人的船，也都跟在后面。太后又传旨着每船采取荷花二十枝，先到龙王堂贡献的，每枝赏银二十两。李莲英传谕下去，那些船上的撑船太监，希望得赏，都纷纷将船向荷花多处撑去，只听得一阵欢声，震动天地，荷花池内，往来的船只，如穿花蝴蝶一般。船上众人，年岁稍大的，都不肯去折荷花，惟有那

些年轻的格格们，一个个打起精神争先恐后，抢着多折几朵，好去讨赏。这就是名利双重的关系，就有些爬去船头上，或坐在船帮儿上的，冒险去折荷花，那些仆妇们，也帮着主人去采。

拨船的格外拼命的摇着，各船东来西往，南冲北撞，使女们娇声细气，喊成一片，借着水音，好似笙簧齐奏一般。太后的船，这时已停靠边，太后下了船，站在龙主堂前，用千里镜向湖中望去，好不热闹。忽听得湖内一阵叫嚷之声，太后瞧见有一只船上，掉下一个妇女去，那些船上的撑船太监，忙停住船援救，好不容易将那落水的妇女救起，太后忙问是准。李莲英赶紧坐了一个小艇，摇到湖心，探听明白，原来是澜公爵的女儿，因抢折荷花，失足落水，已被救起来了。李莲英忙回来奏明太后，太后命各船不必再折荷花，赶紧靠岸。那些采荷花的船，都遵旨摇回。船上各人齐上了岸，太后见澜公爵的女儿，浑身淋的是水，同落水鸡一样，不觉又是可笑，又是可怜。忙问她受伤没有，澜公爵夫人代奏道：“并未受伤。”太后心中安慰，就赏她二百两银子，然后皇后首先献上二十朵红白莲花。太后道：“好！”其余各船，也陆续将荷花献上，太后一一给了赏，惟有恭王二格格不献荷花，反献了一尾乌金色的大鲤鱼来，笑嘻嘻地对太后奏道：“恭喜老佛爷，富贵有鱼。”太后笑得嘴也合不拢来，指着二格格说道：“你这孩子，真是绝顶聪明，另具一副眼光，与别人不同。我赏你一万两银子，作陪嫁妆奁费吧！”二格格谢恩下去，正是：

独具慧眼献祥瑞别开生面沐恩荣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福太太记联玉带桥 二格格读篆铜牛铭

话说太后赏了二格格一万两银子妆奁费，便向前行。走进龙

王堂，拜过龙王神像，皇后也领着众官眷行礼，礼毕，太后见龙王堂内，无甚意味，便命大家一齐回到船上。太后及众人都出了龙王堂，上了船。太后又命开船向东绕行一周，要看湖中全景。传谕下去，各船一齐摇开，仍是太后的船在前，其余各船在后，慢慢地游荡。太后的船，走到石舫前，见石舫全是大理石造成，上有一层石楼。太后道：“此船造得虽甚细致，但是形式太旧，不如改成轮船式样的好。”福昆夫人和孙毓汶的夫人，齐声说道：“太后的话，真是一点都不错。从前咱们由上海到天津，也曾坐过轮船，见那轮船真是精巧灵快。如果这湖里也一样，就好了。”太后笑道：“那海轮是何等长大，这湖太小，只怕容它不下呢！”孙毓汶夫人奏道：“毓汶媳妇在上海，曾见过一种浅水汽轮，形式小巧玲珑，这湖内正用得着。”太后点点头。李莲英在旁听着，就想托人到上海去买。

这时太后的船，正从西南行走，顺着苏堤缓缓而行，那苏堤是仿杭州西湖苏堤的形式造的。沿堤种着柳树，绿荫遮天。同在西湖中一样，湖内荷花开得很密，那些彩船，在柳荫中穿来穿去，荷风吹荡，香气袭人，太后精神为之清爽。二格格又拿着一根玉箫在船上吹着，声韵抑扬，清音宛转，太后听了，如身入仙境，好不快乐。那些船沿着苏堤，路过界湖、玉带、桑宁、练镜南辛等桥，一路上观看湖景，岸上点缀着奇形异样的草亭子五六座。船到绣漪桥边，太后见桥上有一副对联，联云：“路上阆苑云霞际空涌”、“地临莲岛宫阙水边明”。太后说道：“这些对联，听说大半是乾隆佛爷的御笔。”福昆夫人奏道：“适才经过玉带桥，奴才见一副对联，大约也是纯皇帝的御笔。”太后道：“我还没留神，不知你可记得。”福太太道：“奴才还记得，那联文云：‘螺黛一痕，半铺明月镜，虹光百尺，横映水晶帘’。太后道：“真好！形容得妙。”

正说着话，李莲英上前奏道：“回老祖宗，前边就是十七孔

桥了。那里是回去的路径，东岸上还有一个铜牛，请老祖宗就在此下船，用过膳，老祖宗愿意回去，就由十七孔桥穿过去也好。”太后道：“前面是什么楼？”李莲英奏道：“前面是月波楼。”太后道：“这座楼很精雅，咱们到楼上去玩玩，用点茶点，便回去吧。你就传旨，叫各船一齐停住，除皇后与我同上楼去之外，别的人随他们逛逛。”李莲英领旨传了下去，然后回来将太后扶下船。

皇帝及众人也都上了岸，像众星拱月似的，将太后拥上月波楼。那些宫眷们，便到各处游逛去，珍瑜二妃与孙毓汶的小姐三人，到龙堂北，翡翠间石洞前闲谈；礼王福晋、福昆太太、荣太太、陆太太、孙太太等都到监远堂去玩纸牌、掷骰子；端王福晋、庄王福晋、庆王福晋、到畅观堂品茗；澜公夫人、赵舒翘夫人、刚毅夫人等到灵雨祠拜广泽王神像；庆王府三格格、四格格、五格格、恭王府三格格、四格格等一班格格同往治镜阁，廊如亭等处闲逛。惟有恭王府二格格，性情孤傲，与众不同，她便拉了宫女秋云，到各殿阁抄写匾额对联。对联之中，如灵雨祠的“灵归大海龙千丈，雪满长空鹤一群”；月波楼的“花琪银树三千界，霞彩瑶台十二层”；云香阁的“竹坞听琴穿径远，松亭觅句过桥迟”，“晚晴惊立波心玉，春暖鱼抛水面纹”，“玉案香分花有形，瑶阶月静露无声”；监远堂的“一径行阴云满地，半帘花影月笼纱”；涵虚堂的“天外绮霞横海鹤，月边古树艳红桃”，皆是乾隆的御笔，字句颇为工稳。

秋云又拉二格格去看古铜牛，说那牛背上选乾隆御笔所写的“铜牛铭”。二格格也很高兴，便同过十七孔桥，到了八方亭。见亭子西面上，悬着乾隆御笔的题诗。秋云忙拿过笔砚来，二格格抄道：“长河漾舫不多时，湖入昆明信所之，适有黄花吹帽落，遂教青雀绕梁迟，肩舆联览诗中景，举笔难成景里诗，底事对山绕逸兴，田功夹岸看来宜”。二格格抄完，那亭内清风吹来，四面通达，秋云怕二格格素来体弱，不能经风，就对二格格说道：

“二格格若再在这儿息了，咱们都成了风里灯，有些受不住啦，咱们看铜牛去罢！”二格格笑了，便迈步走到东堤，向北一转，来到铜牛旁边。只见那镇海牛四围有白石栏杆圈住，牛头向南面湖，周身作黄黑色，背上刻有篆字铭，是乾隆的手笔，二格格认得篆文，便念道：“夏禹治河，铁牛传颂，义重安澜，后人景从。制寓刚戊，象取厚坤，蛟龙远避讵数龟吞，凑此昆明。流万顷，金写神牛，用镇悠久。巴邱淮水，共绩同条，人称汉武。我慕唐尧，瑞应之符，逮于四海。敬兹降祥，乾隆乙亥。”二格格念完，秋云也写好了，笑道：“二格格，真亏你有这能耐。像这样的篆字，同洋文差不多，弯弯曲曲的谁认得哪？”二格格笑了一笑，便向回走去，按下这边不表。

且说光绪帝，自乐寿堂退出，回到玉澜堂。那玉澜堂在昆明湖东北角上，乐寿堂即在其东，宫门内东配殿，名曰霞芬室，西配殿名曰藕香榭，西边是夕佳楼，楼后背后是昆明湖。午前非常凉爽。由正殿旁间穿到后院的正殿，就是宜芸馆。皇帝即住在殿内，东西名为思风长扇，藻绘呈瑞。宫门前有子母石两方，形状奇异，临湖又有一亭，名曰知春。这座宫院虽偏在湖角，却能眺望全湖风景，又在万寿山东麓之下。每逢夏令，西北凉风吹来，更为凉爽，别有一种天然的雅趣。皇帝回到玉澜堂，便命太监传谕，召翁同龢、孙家鼐、孙贻经、夏同善四位上书房师傅，和满文教习松桂，翰林院学士徐致靖，内阁学士张百熙，徽君李善兰等八人到玉澜堂午膳。翁同龢等谢恩已毕。然后太监将酒饭摆在藕香榭，请翁师傅等到了藕香榭，吃完午饭，又回到玉澜堂叩见皇上谢恩。

皇帝这时，已用过午膳，就命翁同龢等同游。皇帝出了玉澜堂，翁同龢等在后面跟着。先到藕香榭看过赵子昂画的八骏图，然后又由藕香榭到排云门。穿过排云殿，慢慢走上朝真台，上了石阶，来到佛香阁。那佛香阁共分三层，高约九丈，六面亭子，

中供释迦牟尼佛立像，法身约高二丈以外，赤金雕塑，华丽庄严。皇帝见那佛香阁高出云霄，是万寿山山顶最高之处，不觉叹道：“咱们登峰造极，高则高矣，但是这一个佛香阁，也不知费了多少人工，与多少金钱，实在可叹。”翁同龢等揣知圣意，不敢插言。皇帝在阁上站了一刻，又下阁来，向东走去。走不过几十步，便到宝云阁，那宝云阁是一座铜殿，殿作方形，所有窗垣梁瓦，以及殿内供桌，全是红铜铸造的。皇帝进殿细看一遍，便问松桂道：“此殿是那一朝所造，你知道吗？”松桂奏道：“此乃高宗纯皇帝所造，从前是在热河，后来移到此处的。从前乾隆年间，纯皇帝每逢初一十五，必派喇嘛在此铜殿内诵经。”皇帝又指着阁后一块石碣问道：“这块石壁，是干什么用的？”松桂奏道：“此乃喇嘛诵经时，悬挂佛像用的。上面所刻的诗句，如‘山色因心远，泉声入目凉’等句，当时都传诵天下。”皇帝听着点点头，又向西走，转过浮岚暖翠石洞云松巢、邵窠等处。

走了好大工夫，才到五方阁。这五方阁无甚新奇景致，不过是一个方亭殿阁，皇帝又由山路向后山游览，绕到花城阁，盘坐莲台等处，只见东山坡地，有一座琉璃宝塔，是系西藏宝塔式造的。翁同龢奏道：“那塔里现供着观音大士，及十八阿罗汉的铜像非常精致，那些铜像，原是在前山坡大报恩延寿寺供奉着的，因为改修排云殿，所以移到此处。”皇帝点点头问道：“山下是什么所在？”翁同龢奏道：“山下就是介寿堂，请皇帝到介寿堂休息。”皇帝笑道：“师傅累了吧。”翁同龢忙跪奏道：“臣年虽过，体气尚健。悉恐陛下跋涉多劳，故有此请。”皇帝忙将翁同龢扶起，笑问孙家鼐等说道：“翁师傅待朕，真可谓处处小心，无微不至了。记得朕年幼之时，最怕雷声。那一年夏天，忽然雷霆大震，甚是可怕，朕吓得掩耳惊跑，奔到翁师傅的怀内，翁师傅替朕掩着耳朵，朕心方定。今日回想此事，犹觉翁师傅保护朕躬，十分可劳呢！”翁同龢又忙跪下，奏道：“陛下言重了，这是臣子

应尽的责任，请陛下勿提起。”光绪帝笑道扶起翁同龢。徐致靖奏道：“翁师傅齿德兼隆，实为臣等所共佩。”光绪皇帝便将领纽上一串宝石十八子摘下，向翁同龢道：“朕赐师傅宝石手串一挂，以志今日师生游园之盛。孙师傅等，候朕出宫，再行颁赐。”翁同龢奏道：“此乃陛下御用之物，臣不敢领受。”皇帝将手串挂在翁同龢领纽上。翁同龢慌得匍匐在地，叩谢圣恩。孙家鼐等又一同跪下谢恩已毕。这才起来随着皇帝前行，转过万佛楼，向介寿堂而来。皇帝到了介寿堂，早有内务府的乐工伺候着。

皇帝入座之后，即命太监等，取来小凳，命翁同龢等坐下闲谈，翁同龢等叩头谢坐。皇帝说道：“皇太后今天游览南湖各处，不要朕随侍，所以今日我们君臣才有此乐，这也是皇太后体贴人情之处，可见皇太后圣意周到。昨日携带各府官眷，一同游园，诸位大臣，随同在后，甚为不便。所以今日特意开游览，双方都便了。”翁同龢道：“这正是皇太后慈恩高厚，我皇帝德泽优隆，所以臣等得有今日之乐，真是感激不尽了。”正是：

帝德优隆乾坤大 皇恩广沛雨露深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光绪帝大开群臣宴 西太后参拜灵雨祠

话说光绪帝正与群臣谈话，忽有总管太监李文泰上殿奏道：“天已不早了，皇上在何处晚膳？”皇帝道：“就在此处很好，用完晚膳，朕还得到乐寿堂请安去呢！”李总管答应退出。君臣们又谈了些历代政治得失的故事。李善兰是熟悉外国历史的，又谈了些英法德奥战争的历史。后来又大谈起欧洲文学与宗教的源流。皇帝听得津津有味，不觉已到晚膳的时候。

总管李文泰又上殿跪奏：“请皇上用膳。”皇帝道：“朕与师

傅一同吃，可给师傅们设座。”李文泰领旨，忙下殿去，吩咐小太监等传御膳房，与师傅们预备座位。不多一刻，预备停当，皇帝便命众师傅们坐下，君臣同桌共饮。席间君臣们又谈起辞章之学，皇帝忽然说道：“朕于辞章之学，不甚研究。但今日朕拟以诗句下酒，每人各联一句，不知诸位师傅以为何如？”翁同龢等尚未回奏，倒先忙坏了李善兰，抢先奏道：“回皇上的话，臣向来不会做诗，万万不敢遵旨。”孙家鼐奏道：“皇上如何以诗下酒呢？”皇帝笑道：“我们几个人联句，以三击为令，三击之后，不能说一句的或说出而不合韵的，皆应罚饮三杯。”李善兰更慌了，忙又奏道：“臣已奏明在先，臣是不会做诗的，请皇上免臣出丑罢。”皇帝笑道：“李先生的算学高深，可称中国第一，朕现有一法，李先生不能做诗也可免做，但须负一种责任。”李善兰忙问担负何责。皇帝笑道：“就是派你专司笔画。全局的人，无论是谁，说出了一句诗来，你就用心算法，算前那一句诗七个字的笔画，如果说到了下句，上句的笔画尚未算清，或有错误，可得罚你三杯。”李善兰奏道：“这个责任，臣恐不能担负，万一一句句都算错了全罚起来，岂不要将臣醉死了吗？”皇帝笑道：“李先生不要推辞，有罚必有赏。如果你算得不错，朕就照那诗句的总数，每年加给你的俸银。”李善兰听说有赏，便不辞了。

皇帝又问：“谁作录事？”张百熙奏道：“松桂书法敏捷，似可胜任。”松桂听了，正合其意，忙奏道：“奴才愿为录事，奴才但求圣上免联句。”皇帝道：“那可不成，你是翰林出身，不能与李善兰相比。”松桂奏道：“奴才是满文进士，汉诗句是不会做的，求皇上开恩。”皇帝答应了。翁同龢奏道：“请皇上先赐诗句。”皇帝不加思索，就吟道：“红屿青林阁道重。”皇帝指着翁同龢说道：“就由师傅联下吧。”翁同龢道：“皇上才思敏捷，文藻缤纷，臣不敢敬续。”皇帝道：“师傅不必谦抑，快联下句罢！”又问李善兰：“共是多少笔画。”李善兰奏道：“六十五画。”皇帝

又问松桂道：“色福（满洲语师傅）记下。”松桂写完。皇帝用筷子打了桌子三次，翁同龢忙起吟道：“凌霄霞彩满千峰。”李善兰道：“七十一画。”松桂文记下了。皇帝用筷子又敲了三下。孙家鼐忙起立吟道：“牙墙锦莫飞丹凤”。李善兰笑道：“更多了，七八十八画。”松桂道：“李先生你可别算错了，不然要罚的哪！”皇帝的酒令，又敲起来，孙贻经忙站起吟道：“翠殿金波隐亦龙。”李善兰道：“更了不得啦，多上加多，共是八十一画。”皇帝又发令，夏同善起立吟道：“墙外柳阴当槛静。”李善兰道：“这回少了，六十一画。”皇帝酒令又起，张百熙起吟道：“筵前花影人杯浓。”翁同龢说：“好句！”李善兰道：“六十七。”松桂道：“多少？”李善兰道：“六十七画。”松桂还要说话，皇帝道该色福吟诗了。说着就发下令来。松桂慌得手足无措，忙奏说道：“奴才是不会做诗的，奴才算受罚喝酒。”皇帝说道：“这可不成，大家都耍着不做诗，朕这酒令，就不能行了。”松桂不敢违旨，想了半天，才慢慢说道：“奴才也有了。”皇帝说：“快说！”松桂吟道：“此身疑是来天上。”皇帝笑道：“好一个来天上，亏你想得出。”李善半笑道：“松色福的诗，好不好我可不懂得，但是笔画真是太少了，只有四十四画。”

皇帝又敲酒令，轮到徐到靖吟道：“瑶岛风光仿佛逢。”李善道：“比松色福多两笔，共四十六笔，八句已完了，共是五百零八字。”皇帝笑道：“朕每年加一倍赐薪，就赏李先生一千二百两银子吧。”李善兰叩道谢恩。皇帝又道：“今天联句，君臣其欢。翁师傅的诗才甚大，请再做一首。”翁同龢领旨，即席吟道：“钧天广乐播南薰，宝幄楼船剑佩分；石涧鸣泉林际落，玉箫雅奏水中闻。槐烟密幕依严樟，藻影连牵写细纹；共喜升平邀帝泽，岂同汉武燕横汾。”

皇帝阅毕，大加赞赏，君臣同乐。筵席已毕，皇帝便乘轿回去，翁同龢等在介寿堂门外跪送。皇帝便到乐寿堂跪请慈禧太后

圣安，奏明，明日回宫。次日皇帝辰刻便回宫去了。慈禧太后次日仍在湖中游乐，皇后大公主等，照例随侍。太后在鸥舫中坐了半日，才回乐寿堂安寝。

隔了三天，皇帝又到园请安，面奏道：“北洋大臣李鸿章，敬献浅水汽轮三只，派员送到京，明日即可由长河下水，浮至湖中呈献。”皇太后大喜，说道：“李鸿章真能办事，我这里正想要一只汽轮，他竟早替我买好了，可赏给他紫翎，以示奖励。”皇帝答应了。太后又道：“我想这颐和园工程浩大，修理得颇好，总是奕匡之功，我想晋封他为亲王”皇帝奏道：“奕匡在军机办事也很出力。子臣谨遵懿旨，明天即以奕匡在军机处参预军国大事，宣力有年，奉懿旨晋封亲王。”太后笑道：“今天晚膳后，即可发表。”皇帝退出。即命军机处拟旨，并赏崇礼太子太保冲。奕匡、崇礼忙着进园谢恩。庆王府三格格也谢过了恩，一宿无话。第二天皇太后用完早膳，李莲英飞跑进来，跪奏道：“老祖宗，李鸿章献的火轮开到的，奕匡等在宫门外候旨呢！”太后闻奏，喜得心花怒开，命轮船快开进来，她到长廊去看。

李莲英答应，连忙飞跑出去，传了太后的懿旨。太后也忙着出殿，来到鸥舫落坐。那三只汽轮，已驶到湖心。太后见那三只船，彩画鲜明，光华夺目，驶行起来，非常之快。这时汽轮已靠在岸边，太后命皇帝先上船查看舱内陈设。皇帝上船查过，回来复奏道：“子臣查得此船，修造异常精细，机器亦极灵快，铺垫窗帘等物，均系上等货质，而且陈设器具，亦颇讲究，同内廷相差无几。李鸿章办事认真，用心周密，可以请皇太后传旨褒奖。”皇太后大喜，即命传旨嘉奖李鸿章，并赏给紫翎、素貂褂、宝石顶等物。皇帝遵谕回宫照办。太后又命李莲英试坐第一船，奕匡试坐第二船，世铎试坐第三船。李莲英等应命分乘，只听汽笛一声，三轮开驶，向西南方行走。转眼间已到苏堤，又向正南正东循着龙王堂到玉澜堂，转舵向西，仍驶国鸥舫面前停住。